

关于生命政治以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与精神 病学的对话

守门员

写在前面：中文资料中关于生命政治相关的资料很少，且零碎散乱，并且没有任何一份资料是将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这几个高度相关的学科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批判的，那么这个空白就由本人填补上吧。考虑到一般文章格式不适合中途切换话题，此文章将由对话形式呈现。

A：（看新闻中）清零政策竟然会以如此突然的形式结束，真是意外，虽然我之前就预测到清零无法持续了……

B：清零结束？那都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你这是在看旧闻吧？

A：这事是旧闻，但清零背后的理论基础可不是旧闻，这可是我们这些反抗者的大敌啊。

B：国家的极权专制当然是大敌，这没什么可说的。

A：错啦，这可不仅仅是什么“国家的极权专制”……

B：啊，我知道，还有资本主义的恶行……

A：又错啦，资本主义当然要负责，但资本主义被某些法西斯们当成挡箭牌用啦！

B：法西斯们利用了资本主义？

A：相互利用，而且是主动相互利用。这些法西斯们就是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界的砖家叫兽们，他们和国家与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在一起，共同以奴隶们的血汗为食，并且不断的通过各路媒体包括社交媒体进行欺骗愚弄抹黑。

B：啊，我明白了，你是说雷电法王杨永信这种啊。

A：雷电法王只是其中一个表现最突出的而已，事实上除了生物学界还有点良心左派声音以外，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界可以说是全员法西斯……

B：全员法西斯？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不至于吧？

A：抱歉，这一点都没夸张。你知道生命政治嘛？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都是生命政治的一部分，而生物学则为生命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

B：生命政治？啊，我倒是听说过这词，福柯说的。

A：生命政治这一概念不是福柯原创的，但的确是福柯普及的。国家对每个人的生命进行操纵，从而完成对每个人的全面控制，这就是生命政治。无论是强迫打疫苗，还是屠杀劣等

人，都是生命政治的一种体现。后来，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生命政治理论，明确指出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理论基础的人民主权导致人从出生开始就成为了生命被政治化的公民，而难民则是不被保护的，也就是可以被任意处置的神圣人，而出现这一切的原因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本身的神圣化。

B: 被随意处置的是神圣人，听起来怪怪的？

A: 阿甘本故意这么用词，目的是为了将“神圣”一词祛魅。所有神圣的，都是应该被污浊化的，也就是——被打倒的。

B: 这…… 不对吧，阿甘本难道是在说生命本身一点都不神圣？

A: 对啊，难道你认为生命本身很神圣嘛？

B: 如果生命本身并不神圣，那么大屠杀不是没问题了？

A: 恰恰相反，如果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大屠杀才没有问题。以纳粹德国为例，为了捍卫神圣的雅利安种族的优等生命，威胁到他们的劣等生命当然应该被消灭，对吧？

B:!!!! 不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A: 你确定？很好，希特勒等纳粹高层的生命也是神圣的，你是在说这个吗？

B: 不是，我…… 他们干了那么多暴行……

A: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这种普世价值广告词纯粹是屁话，而且还是用来镇压反抗的反革命屁话，看看那些信奉这点的软骨头自由派们就知道。至于“某些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你不会看出来吧？

B: 所以，没有人的生命是神圣的，这听起来可真是冷酷无情。

A: 想要帮助照顾守护别人的愿望是不需要通过树立神像去支撑的，相反神像只会不断的制造出不公与暴政，从罗马教廷到纳粹德国，例子还不够多吗？没有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所以没人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凌驾于别人之上，更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别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

B: 所以 lockdown（封锁与隔离）是错误的，因为 lockdown 的本质是将自己的生命凌驾在别人的生命之上，对吧？

A: 就是如此，还记得上海封城的时候吧？“藐视着生命他们表情很淡定/他们一转眼就忘记了自己也是白丁/他们叫嚣的自信叫嚣的自信/反正没得新冠你他妈就不算生病（来自说唱

rap《新奴隶》”，这是对上海封城的精彩总结，也是对所有 lockdown 行为的精彩总结，而我们也能够注意到一点，那就是 lockdown 支持者们，没有一个不是极度自私自利的，他们眼里只有自己那屁大点地方，却从不管今天权威们残害了多少人。“如果你号称反对死亡，但你只是反对意外与疾病造成的死亡，却从不反对国家和资本造成的死亡，那么你根本就不反对死亡。”

B: 只反对意外与疾病造成的死亡，却从不反对国家和资本造成的死亡……你所说的不就是那些医生吗？

A: 是啊，就是他们，就是这些道貌岸然的白大褂们，他们天天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以生命神圣为由支持清零，然后对 lockdown 对人的摧残视而不见，即便是在各国 lockdown 早已普遍结束至少数月的今天，他们还在天天鼓吹对 COVID-19 的恐惧，无耻的制造和传播着谎言，例如 Eric Feigl-Ding: “华裔流行病学家丁亮 (Eric Feigl-Ding)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消息，称 1/4 的新冠感染者一年之后肺功能依然存在异常。丁亮作为一位主要研究肥胖的流行病学家，曾在新冠初期和中期获得了大量关注，其吸引流量的主要手段是贩卖焦虑和恐慌。尽管如今关于新冠的话题热度越来越低，对于这样一条坏消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表示关注甚至产生恐慌。”

B: 真是卑鄙！这个叫什么丁亮的，上海封城那会儿怎么不去上海体验体验？

A: NEJM 还发文吹捧过清零呢，你见他们中的哪位去上海体验了？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是精明的很啊。对不公和暴政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暴行死不认账，他们一直以来不都是如此吗？远的有纳粹德国的 T4 行动，近的有上海封城，这些医学法西斯们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的错误？

B: 为什么医学界就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A: 因为如果承认错误，他们就会失去权威了，就不能继续愚弄和奴役我等普通外行了，不是吗？所以，医学界的医学法西斯们绝不能承认错误，就如同纳粹政权绝不能战争中失败一样，失败就意味着权威的土崩瓦解。

B: 医学界是怎么沦为法西斯学界的？

A: 这就说来话长了。18 世纪时，欧洲思想界在之前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之上，爆发了启蒙运动，人文学科开始集体将神赶出学界，唯物主义兴起，此时的法国出现了一个著名人物：拉梅特里，此人是个名医，在日常行医活动的启发下，他在笛卡尔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机器，人是比动物结构更复杂的聪明的机器”，这成为了现代医学的两大理论基础核心之一，直至今日，现代医学界依旧把患者当成机器看待，这一点我想任何去过医院的人都会有所感受吧？

B: 啊，只关心我哪里坏掉了，几分钟就打发走了……

A: 美国是平均半小时以内打发走，当然，这并没有更好。拉梅特里的思想后来被马克思总结为“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的机械还原论，简单的把整体等同于个体的叠加。拉梅特里当时并不知道基因的存在，如果知道，他肯定会宣称人和动物一样都是基因组成的机器，嗯，也许你已经想到谁在天天这么嚷嚷了？

B: 道金斯！这不就是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论吗？

A: 是的，道金斯真应该给拉梅特里烧版权费，而不是在那里无耻的宣称自己“原创”了把生命体看做机器的范式。哦，还有行为主义的祖师爷华生，也欠着拉梅特里的版权费没烧呢。不过嘛，华生已经滚地狱去了，不知拉梅特里是不是天天追着他要版权费呢？抱歉，扯远了，继续说现代医学吧。现代医学界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核心就是达尔文主义，这是现代医学界在达尔文发表其思想之后主动引入的，而达尔文主义就是对劣等人进行大屠杀的理论基础。凭心而论，这世间鼓吹大屠杀的理论千千万万，但以科学的名义进行大屠杀，那就只有达尔文主义了。

B: 这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吧？著名的法西斯学说了。

A: 达尔文主义用于人类社会内部的时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后来更是由希特勒将其概括为生存空间论。需要说明的是，“适者生存”并非准确翻译，因为英文原文是 survival of the fittest，意为“最适者生存”，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什么是最适者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那些有权有钱的官僚和富翁，而广大穷苦民众当然就是该死的不适者了。

B: 我看过道金斯的言论，他拼命撇清达尔文本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系，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A: 道金斯，方舟子，或者别的什么你今天能看到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无耻的撒谎了：赫伯特斯宾塞的确先于达尔文本人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达尔文本人是明确支持将达尔文主义用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中有以下内容：“如以世纪计算，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种族几乎肯定要在全世界要消灭并取代野蛮种族。”“在原始状态里，身体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灭绝了；存活下来的一般都显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却尽其所能地抵挡这种淘汰过程；我们为低能儿、残废人和病人设立庇护所；我们设立贫穷救济法案；我们的医务人员竭尽其技能救助每个人的生命直至最后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万以前会死于天花的人的生命。这样，文明社会的较弱的成员也在繁衍他们那种人。任何曾经饲养过家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做会极大地伤害人类种族。不注意这个问题，或者处理不对头，那么一点不奇怪，这会导致家畜品种的退

化；几乎没有人会如此粗疏大意而任凭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对自己这个品种却开了例外。我们感到我们必须给予的对无望的人的援助，主要是出自一种偶然的同情本能，这种本能原来是作为社会性本能而获得的，但是随后变得越来越心软，散布得越来越广。即使是在有无情理由的情况下，压制我们的同情也会伤及我们本质中最高贵的部份。……这样，我们不得不承担任凭弱者生存和繁衍弱者而产生的显然不良后果。”老弱病残吃你达尔文家大米了？你达尔文凭什么这么污蔑他们？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英国老白男以为自己是随意审判屠杀别人的耶和華嗎？

B：达尔文本人竟然公然鼓吹种族灭绝，还把人类当成家畜看待！

A：不仅如此，达尔文（1809-1882）还鼓吹“男人选择了温顺柔弱的女人”，这就是所谓的性选择理论。鼓吹白人种族灭绝非白人（达尔文是英国白人，所以所谓的文明种族指的就是英国白人，而野蛮种族则是我等非白人），指责老弱病残导致人类品种退化，鼓吹男人凌驾于女人头上，此外还无耻的装外宾（恩格斯在 1844 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到当时大英帝国对穷人的所谓“救济”就是把穷人都抓到习艺所集中营里虐死，1838-1848 年英国工人发起了宪章运动，而摩尔根于 1877 年在《古代社会》里提到他看不起的印第安原始部落却从不抛弃弱者，你达尔文装什么瞎？），而现代生物学界对这些是基本不提的，迄今为止我只看到列万廷在其著作中批判过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源自 19 世纪的中产婚姻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和其自然选择学说抄袭马尔萨斯主义（这一点在 Douglas J. Futuyma 主编的《生物进化》中也有提及），而《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这本纳粹主义手册也被隐藏起来了，我看过很多生物学科普和生物学教材，只有方舟子曾经在少数文章中提到过这本手册。

B：原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抄袭达尔文的啊，而生物学界至今都拒绝承认这个事实。

A：是的，我很喜欢生物学，当我得知这些之后，我认为继续为达尔文尊者讳是非常愚蠢的，尽管生物学界已经将种族主义给赶了出去，但不清算达尔文的话，种族主义随时都会卷土重来的。同时，这也给教徒们提供了攻击演化论的口实。

B：演化论和达尔文主义不是一回事？

A：不是的，演化论只是单纯认为世间生命来源于变化，生命体一直都在发生变化，而某个种群变化到一定程度后就成了新物种，仅此而已。达尔文主义则是认为新物种的形成源自旧物种自相残杀与疯狂繁殖（此处抄袭马尔萨斯主义），所以人类只有天天自相残杀才能变成更适应的新物种，所以任何一个不是在每天醒来时就开始琢磨如何杀死同类和疯狂繁殖的人都是达尔文主义所不认可的拒绝适应的不自然的劣等人。当然，关于这一点，威尔逊和道金斯和桑希尔（他宣称强奸是先天决定的符合自然的伟光正的男人的天性，参见《当人被当成动物：

乱伦、强奸与进化》) 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们从来都是死不承认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天天宣称人类等同于动物和机器, 然后开始鼓吹基因决定论。

B: 基因决定就是先天决定就是不可改变, 这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历史终结论?

A: 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和道金斯的自私基因论本来就是生物学版本的历史终结论, 宣称现状不可改变, 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的, 这种陈词滥调不过是在抄袭奥地利学派而已。不过科学种族主义的历史比奥地利学派更长就是了, 卢梭和康德都是种族主义者, 整个启蒙运动就是种族主义运动。总之, 在这种种族主义大背景下, 达尔文弄出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达尔文主义并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 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将自己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区分开来的方式是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犯了“诉诸自然”谬误, 问题在于既然人类和别的物种一样都是自然演化产物, 并且达尔文主义对于其余所有物种都成立(生物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但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们是这个看法), 那么人类作为达尔文主义的结果又怎么可能反对达尔文主义呢? 达尔文主义无法解释其反对者的存在, 所以只能把所有的反对者都打成不自然的劣等人, 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什么科学理论, 而是宗教教条。

正向的达尔文主义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纳粹德国, 而反向的达尔文主义则造就了动物权利, 动物权利者们认为基于达尔文主义, 人类的过度繁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动物的生存(马尔萨斯部分), 而对动物的伤害就是对人类的伤害(人类等于家畜部分), 所以需要从人类手中解救动物, 结果就是出现了动物解放阵线(ALF)和地球解放阵线(ELF)这种生态纳粹组织, 他们认为人类没有任何资格食用或使用任何动物, 我想知道他们的成员为什么还没全部死于营养不良。

B: 把所有的反对者都打成不自然的劣等人……纳粹德国就是这么做的!

A: 是的, 在德国的生物学界、医学界、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大力主动支持与配合下, 纳粹党成功将种族卫生学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一, 大肆鼓吹为了维护高贵的德意志雅利安民族(纳粹时期民族与种族为同义词)的卫生与健康而隔离、屠杀和强迫绝育那些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要求的劣等人, 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者、无治主义(安那其主义)者、异议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流浪者、残疾人、反社会者、心理缺陷者、精神病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罗姆人)、斯拉夫人、华人(汉堡和柏林的华人街直接被纳粹屠杀消灭了, 此后德国再无华人街)等等, 只要是被认定为劣等人, 那么就算是刚出生的婴儿也照杀不误, 其中最著名的两位纳粹医生分别为死亡天使门格勒与阿斯伯格, 最终纳粹德国在短短12年时间里就造成了超过五千万人死亡, 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功绩。有意思的是, 中国异

议人士中的达尔文主义者绝大部分都在美国而非欧洲，毕竟美国红脖子也就是嘴上嚷嚷，欧洲本土的纳粹们可是真的会把华人屠杀殆尽的。

B：二战后，这几个学界有反思过吗？

A：生物学界的反思是相对最有诚意的，首先将自然选择重定义为“能在特定环境中存活的即为适应者，否则为不适应者，而环境不断变化，所以适应为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更没有最适应者，自然选择本身没有任何趋势或方向”，实际上抛弃了达尔文主义对适应的定义，并且演化树被重写为一切物种均为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级；然后杜布赞斯基和霍尔丹提出群体遗传概念，即参与自然选择的遗传单位为群体而非个体（抄袭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否定了达尔文主义的“所有物种都是自相残杀的原子化个体”；然后木村资生提出中性学说，认为在 DNA 层面上发生的大部分是劣汰而非优胜，生命体也很可能长时间保持不变，解释了活化石生物的同时也再次否定了达尔文主义的“生命体之间必然天天互相残杀来获得优胜”；同时被达尔文主义否定的突变论也再次复活，1972 年，古尔德和埃尔德里吉共同提出了间断平衡论，认为新物种可以在短时间内因为地理隔离和环境变化等原因大量出现，新物种的出现并不需要取代旧物种，否定了达尔文主义鼓吹的“新物种必须屠杀旧物种才能出现”；列万廷基于辩证法提出了生命演化是基于基因、生命体、外界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复杂且拥有大量随机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无论是基因还是环境都无法决定生命体成为某种固定的形态，生命体一直都在不断的创造、改变、毁灭环境（所以不存在什么人类——自然二元划分，更不存在什么“卑劣的人类破坏了完美的自然”，对环境的创造、改变、毁灭是人类从出现开始就在做的，即便是除了存活之外什么都不做也一样，只有灭绝的人类才是不会破坏环境的人类（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的人类连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都没有（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很大程度上是找食物和躲避自然灾害而迁徙的结果），更无法储存食物，工具不过是些粗糙的石器，衣服只是粗糙的动物皮毛，住所只是山洞或茅草屋，没有文字没有通信工具，能做的事寥寥无几，未来等于现在等于过去，原始部落生活根本称不上自由，原始人的确不会崇拜国家官僚或者大资本家，但却一直在崇拜自然和部落，为了批判工业化而去吹捧原始部落生活的无治——原始主义是极其愚蠢的，人类强制人类是暴政，自然强制人类一样是暴政，工业党屠杀原住民是罪恶，强迫所有人过原始生活一样是罪恶，还有啊，如果你为了保护动物而选择吃素，那么你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失去思维和行动能力的，难道你想说这是自由状态吗？最后，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已经发生过多物种大灭绝了，最著名的一次就是 6500 万年之前的导致恐龙灭绝的大灭绝，弱小无助的生命在残忍暴虐的生态大灾变面前根本无能为力，别再宣传“温柔地球母亲”这种谎言了。），达尔文主义更是扯淡；二十世纪末，许靖华又重拾灾变论，根据对恐龙灭绝的研究指出生物灭绝很多时候是因为地球发生大灾变，而不是渐进的自然选择的结果；1978 年，基于列万廷在 1972 年发表的论文结果（不同种族之内的基因多样性远高于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多样性，所以种族是个没有生物学基

础的伪概念)，生物学界联手联合国发表了《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彻底否定了种族主义，即便是威尔逊和道金斯们也不敢宣传种族主义。

医学界拒绝改变其理论基础，而是在机械还原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强行打上“医学伦理”补丁，禁止非自愿人体实验，强调患者自愿原则和不能伤害患者，但拒绝放弃种族主义，至今依旧能在医学论文中看到大量的种族主义词汇，而医学伦理的执行情况也很差，美国的众多医生们依旧在对我等劣等非白人进行强制绝育，而中国的医学界则是捏造了一个“道德健康”，鼓吹所有不符合主流的都是“道德不健康”的劣等人，并且大肆鼓吹优生学。

至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什么反思都没有，依旧一边拒绝承认历史罪行一边和国家一起残害我等劣等非白人和性少数和女性，还故意弄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来为纳粹德国洗地（这两个“实验”的核心都是论证纳粹德国无人有责任，所有人都是被环境逼迫作恶的，堪称拉不出屎赖茅房的典范，且都在几十年后被发现蓄意造假），强行把一小群人即兴表演的结果扣到所有人头上（就算是真实历史，希特勒也不能等于所有人，更何况明知非现实的即兴表演了），最终于上世纪 60 年代激起了反精神病学运动，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冲击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被迫在理论上放弃了对非白人、女性和性少数的规模化迫害（事实上可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拒绝放弃达尔文主义（所谓的演化心理学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理学），天天拿达尔文主义来鼓吹基因决定论，天天宣称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厌女、恐同、排外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等是有所谓“生存优势”（为什么集大成的纳粹德国没有“生存优势”？他们从来都不解释），所以反对者全都是碍着人类生存的劣等存在，同时天天污名化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为反社会人格障碍（DSM-5 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定义为：不能符合社会一般规范对守法的要求，表现于一再作出侵犯法律或社会规范的违法行为。至于法律或社会规范为什么就伟光正违反不得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法律或社会规范相互冲突了算谁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从来拒绝解释）或者精神分裂症（对主流不满就是妄想，敢反抗就是有攻击性）或者双相情感障碍（对现状愤怒就是躁狂，对现状悲伤就是抑郁）等等，反正立法行政司法（定标准、管理精神病院、诊断与治疗）全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说你是精神病你就得是精神病，不是也得是。至于精神病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精神病”这个标签就和纳粹党徒嘴里的“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一样真实，也一样虚假。

顺便说一下，反精神病学运动虽然启发了福柯，但总体来说还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还让当时已经不是主流的精神分析学派混了进去，结果就是无法彻底的反对精神病学，毕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也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自由主义不可能反对其自身。

B：原来只有生物学界算得上真正进行了反思，而医学界和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界根本就拒绝反思，难怪你说他们都是法西斯学界。不过，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界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A: 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界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与人本主义，无论是天天在媒体上骗人的心理传教士，还是那些最大作用为陪聊和骗钱骗感情的心理咨询师，以及精神病院集中营，其理论基础都源自这三者。当然，别的理论也有，但是没有被广泛实际运用，所以就不提了。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特点为三句话不离性器官，且鼓吹厌女和恐同；此人抄袭尼采和俄狄浦斯神话还死不认账，建立极权专制的精神分析协会，支持奥地利法西斯头目陶尔斐斯，还支持精神分析协会与纳粹合作，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却非要坚称自己是科学，后来的弟子拉康干脆彻底不说人话蓄意造魅，而精神分析在拉美一直都是和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反抗的存在。总之，精神分析是个纯纯的宗教，而且教义非常色情。

行为主义的创始人是华生，特点为把人类的头脑和心理贬斥为由生理决定的简单条件反射，基于达尔文主义把人等同于老鼠和机器，鼓吹生理决定心理的生物决定论，鼓吹所有人都是能被奖励和惩罚有效操纵行为的机器（所以我之前说华生还欠着拉梅特里的版权费没烧），华生曾经吹牛说能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把新生婴儿变成任何人但不包括社会主义者（至于为什么在一个对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胡萝卜而只有连续不断的大棒的社会里会持续不断的冒出社会主义者，行为主义者们从来都拒绝解释），并且否认情感的存在，鼓吹不要对儿童有感情，结果他的三个孩子一个被逼自杀两个被逼抑郁，后来哈洛的恒河猴实验直接否定了华生害人无数的谎言；其胡萝卜和大棒理论也是精神病院集中营的理论基础，无论是隔离监禁还是 ECT（雷电网王杨永信最爱用的就是 ECT）还是捆绑还是强迫灌药还是殴打还是胰岛素休克还是脑白质切除等酷刑虐待（精神病学的 newspeak 称这些为“厌恶疗法”“保护性约束”，希特勒真是不够聪明），通通都是基于行为主义所鼓吹的生物决定论和惩罚有效论。而后来的集大成者斯金纳，更是鼓吹语言仅仅是一种简单行为反射，语言的学习只是外部行为操纵的结果，还幻想建立行为主义乌托邦（反乌托邦），结果遭到了乔姆斯基的批判。

赫伯特斯宾塞最早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 1848 革命后的几年内，是为了提供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后来被达尔文所继承；而华生则是在 1913 年提出了行为主义，在此之前的几年内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美国人民史》）而主流美国白人信奉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很明显华生是想用行为主义消灭所有社会主义者外加培养出能够冷酷无情的屠杀我等非白人的完美主流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行为主义本质上就是个“专制无罪，镇压有理”的维稳学说，并且行为主义还天天以自己是科学为由拒绝一切质疑（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精神病学至今都在这么干，现代医学也很喜欢这么干，“科学”成了这两个根本没多少科学之处的学科的镇压大棒，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现代医学和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都没资格声称自己是科学），后来连心理学界内部都忍不了了，将行为主义驱逐出了主流学界。

人本主义出现于上世纪 60 年代，是一批受不了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们基于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提出来的，特点是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也融合了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的部分内容，常见的心理学鸡汤和认知心理学就是基于人本主义的。

这三个理论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否定社会的存在，把一切问题都宣称为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大搞受害者有罪论，就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左一个“没有社会这回事”右一个“没有别的选择”，把责任全都推到那些被主流污名化为“心理有问题”的受害者头上。说到这里，此处我要批评一下某些个人主义者了，诚然集体绑架个体的情况随处可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国家能够绑架个人的前提是“我们的国家”，阶级能够绑架个人的前提是“我们的阶级”，性别能够绑架个人的前提是“我们的性别”，家庭能够绑架个人的前提是“我们的家庭”，而“我们的 XX”又是以“XX 对我有利（此为主观认同，与客观实际情况无关）”为前提的，所以是个体想要通过某个符合自身认同的集体获利在先，也就是个体自私在先，这就是为什么集体主义者们无一例外都是自私的，集体至上的背后恰恰是个体至上，那些因为自己害怕感染 COVID-19 而拼命支持国家 lockdown 的“西方左派”和“中国清零党”们就是如此，“怕死”的本质是个体害怕失去特权。如果你们还是想不明白，那就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些理论范式里只有个体没有社会的学科全都是法西斯学科？为什么鼓吹小民尊严比大国崛起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们极度软弱又毫无原则？为什么那些悲春伤秋的、把自己的小日子看得最重要的人总是会去找个神像崇拜（例如阿兰德波顿和其粉丝）？为什么赫伯特斯宾塞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祖师爷会鼓吹快乐教育？如果你是统治者，你想要的是认为社会上的一切都和自己有关的公民，还是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公民？社会是立体结构的网络，而把网络中的某一部分单独抽出来放在神像上（国家、民族、种族、性别、阶级、家庭等等）然后对其余部分视而不见或大加贬低，这和个人主义把个体从社会中单独抽出如出一辙。至于有些无治一个人主义者非要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只认为生产资料应该公有，除了经济什么都看不到”，建议您还是不要为了反对而造谣比较好，这么做堪比 KMT 当年造谣“共产共妻”，并且只会坏了无治一个人主义的名声。

接着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吧。把被车撞的伤口说成是自己摔倒的伤口，这可是伪证罪，敢问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界集体作伪证该当何罪啊？一边残害受害者，一边又盗取受害者的名号为自己的种种暴行粉饰洗地，又该当何罪？从诞生开始持续不断的污名化所有非主流人群，不断针对性迫害反对派，鼓吹和实践多数人暴政，面对质疑批判只会诉诸权威强迫人闭嘴，“服从或者去死，因为我们是科学的专家”，这就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一百多年来唯一做的事。要么以心理咨询的名义欺骗你，要么以精神病院的名义强迫你。

更可恶的是，在西方很多人都知道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什么东西，但在东方，由于语言区隔和蓄意欺瞒，很多被奴役压迫的人（特别是某些性少数，知乎上很多）竟然开始觉得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大救星了，但是狗屎可不会因为越过国界就变成黄金。还有啊，现代医学、心

理学和精神病学界做的任何让步都是被迫的，用切格瓦拉的话来说就是“那是因为我们来过”，因为患者权利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批判心理学支持者、生命政治批判者、民权主义者、社会活动者、调查记者、维权律师、异议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无治主义者、精神病学幸存者等等来过，“自我改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当然更无耻的是死不认账还宣称自己永远是宇宙真理，例如著名的烧伤超人阿宝和雷电法王杨永信。

B: 如果说现代医学还有能够被反抗者所用的地方，那么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可是完全没有了。

A: 对现代医学的正确态度是“废医验药”，也就是在否定其错误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保留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案，当然是否进行治疗或预防只能是当事人个人决定。事实证明，健康如果成为集体概念，那就只能是妥妥的健康极权主义，也就是生命政治。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就是纯粹的有害垃圾了，必须被彻底废除。

最后再说一下，由于演化论和神创论直接冲突，特别是与基督教旧约主张的六日创世冲突，结果基督徒们（以及部分亲基督教文青）天天追着生物学骂，故意无视生物学在二战之后的努力，但却对真正与纳粹政权和各路专制独裁政权深度勾结作恶的现代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视而不见，当然这也不奇怪，毕竟纳粹德国的种种暴行相比起基督教的残暴历史并不突出，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也能在基督教的经文中找到依据，梵蒂冈更是在二战后帮助大量纳粹战犯逃到南美，基督徒们反纳粹是假，反演化论和演化论背后的无神论基础才是真。

参考资料：

1.

新奴隶：<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UOsTExDhw&t=149s>

2.

福柯批判生命政治的相关著作有《规训与惩罚》、《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为其缩写版）、《生命政治的诞生》。

3.

阿甘本批判生命政治的相关著作有《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并且阿甘本在 2020 年一开始就批判 lockdown，并且预测到了所有 lockdown 带来的严重后果：疫情与例外状态（三则）：https://www.sohu.com/a/382243466_365770

4.

新冠感染者长久肺功能异常?:<https://sciowl.org/2023/09/16/%e6%96%b0%e5%86%a0%e6%84%9>

5.

NEJM 的洗地大作《死于领导力真空》：“中国面对第一次爆发的疫情，虽然在最初有所延搁，但是选择了严格的检疫和隔离。这些措施虽然严厉，但却很有效，基本上在疫情开始的地方就杜绝了传播，并将死亡率降至报道的百万分之三，而美国的死亡率为百万分之五百。”
https://m.medsci.cn/article/show_article.do?id=cd5d2018e85f

6.

笛卡尔与机械唯物主义：人类的本质是一架聪明的机器？：https://www.sohu.com/a/399629668_120495156

7.

《美国病》一书揭露了美国医学界的种种黑暗，《当医生发现其患者被强制绝育时应如何应对？》揭露了美国医学界一直强迫绝育非白人。其余批判现代医学的资料如下：《别让医生杀了你》、《无效的医疗》、《疾病发明者》、《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医药的真相：别让药品害了你》、《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

8.

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卫生学，可参考以下资料：《德意志民族的优生学》、《马克思的“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历史观视角的比较反思》、《达尔文的妄想：一个“伟大”的科学笑话(第二版)》、纳粹时代的受害者：纳粹种族理论：<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content/zh/article/victims-of-the-nazi-era-nazi-racial-ideology> 社会达尔文主义 Social Darwinism：<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cn/social-darwinism>

9.

孙一笑：“科学种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中的演变：https://www.sohu.com/a/588892934_121119018

10.

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https://www.ohchr.org/zh/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declaration-race-and-racial-prejudice>

11.

反精神病学的相关资料：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515263174525378560
<https://www.cchr.org.tw/> <https://mindfreedom.org/> <https://msguancha.com/plus/list.php?tid=12> <https://www.cchr.tw> 《二十世纪的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你才是精神病（中国故事）》、《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中国精神分析心理咨询：是治疗，还是来访者的噩梦？》、《来自地狱的心理医生》、《休克主义》、《精神病大流行》；精神病学的欺骗洗地文（知乎上关于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的话题下充斥着砖家叫兽们的洗地言论，可自行查阅）：精神病学的历史渊源：<https://www.pkuh6.cn/Html/News/Articles/2609.html>

12.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专门批判科学主义的学科，此外狄尔泰、尼采、费耶阿本德、江晓原、田松也都对科学主义进行过批判。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守门员

关于生命政治以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对话

zh.anarchistlibraries.net